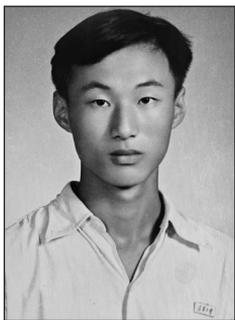




永远是“清华少年”

○刘志湘（1960届土建）



刘志湘大一留影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经意间毕业离开清华已经穿越了63个春夏秋冬。在美丽的清华园中度过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每每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学习在清华

1955年7月，我在南京市金陵中学毕业。高中时曾两度入选南京市足球代表队，参加过1954年江苏省六市足球赛和1955年的全国大中城市足球锦标赛。比赛回校之后，体育老师鼓励我报考体育学院，还说我将来会成为足球国手。在高考报志愿时，我对自己能否成为足球国手心存疑虑，交志愿前一小时，神差鬼使般地我竟然随大流改成了理工科大学，最后又奇迹般地被清华大学录取。

1955年，我进入清华学习，分在房01班。但我的心理状态还是一个中学生，调皮捣蛋的习性丝毫不减，功课从来不预习、复习。一日三餐在运动员餐厅吃饭，体育锻炼在足球队训练，周末比赛随队出征，班级同学基本上很少见到我。然

而，班级同学对我却十分关心，1956年元旦时，王蕴若同学送我新年礼物，日记本首页写下：要做胸怀远大抱负的人……罗淑媛同学找我谈心，鼓励我在思想上要有所追求。他还同卓乃金同学帮助我，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使我逐渐融入了班集体中。全班同学相互关心、团结友爱，人人 为班集体争做贡献。我们班没有一名校田径运动员，但却在1957、1958两届系运动会上获得冠军。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我们班有三分之一同学被抽调去了“工读班”。清华园里师生员工敢想敢干，土木系曾设想以竹代钢筋研制竹筋混凝土沟盖板；为减轻建筑结构自重，研究陶粒混凝土，等等。遵照“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们三年级的实习参加了校内通用车间的工地劳动，不少同学分散到北京市内各建筑工地与工人师傅同劳动。

1959年的毕业设计是“真刀真枪”的工程设计项目。起先，我参加了北京市地铁车站斜隧道结构设计组，不久因苏联毁约，停供盾构机，工程项目下马。随后我被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剧院眺台结构设计组。在杨式德教授指导下，我们完成了眺台框架与台板结构共同受力作用下的理论计算公式，其后，还要用1:20眺台模型负荷试验来验证公式。组长戚以亭独揽眺台有机玻璃模型制作、熔化铅锭铸成载荷小块等工作；吴小平、鲁竞负责试验过程。我每天下午要准时参加校足球队的训练，



1958年4月，房02班在土建系田径运动会卫冕冠军后合影。后排班旗左第一人为作者刘志湘

所以只能干些零碎的工作。

半年后，工作接近尾声的一个下午，罗淑媛带领几位房04班同学来到眺台组，让我安排他们参加结构设计组的计算工作。我当即心领神会，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这个从未承担过社会工作的“小白丁”充当一下“小领导”。最终，他们的计算结果与我的结果相当吻合。

足球新征程

1955年9月，经校足球队守门员李鸿谋向翟家钧指导举荐，我成为清华大学足球队的“准队员”。几天后，我在清华与国家一机部的足球友谊赛上首秀，清华2:0取胜，开启了我清华的足球新征程。

11月，北京市的1955—1956年度一级联赛打响。清华是上届冠军，卫冕首站在北京大学，迎战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清华队因几位主力球员毕业离校实力大减，而体院队则由运动系足球班专业运动员组成，实力相差悬殊。上半场的局面呈一边倒，体院队轻松连进4球。

坐在主席台观战的钱伟长教务长非常着急，翟指导便给他说明情况。钱伟长先生建议把我从左前卫调到中卫。我在高中时有三年中卫的历练，所以踢中卫得心应手。下半场，在左后卫张叔鹏、右后卫张永仁的默契配合之下，我们化解了体院的多次进攻；守门员徐民苏也表现出色，下半场仅失一球。主要还是翟指导部署“防守反击”战术得当。在翟指导的精心调教下，经过阵容调整，新队员加入，清华队在赛场上的颓势很快扭转。但最终因前半赛程成绩不佳，仅排名第四。

1956年春，清华男女篮、男女排、足球队共有十几名队员获得首批国家球类二级运动员证章，足球队队长许世杰和我名列其中。

1957年春，翟指导通知我到先农坛体育场参加北京市青年足球队（18岁以下）选拔；6月，班团支部组委郑小筠通知我去地坛体育场报到，参加北京市青年队集训。但我却因为放心不下生病的母亲，放弃了这次集训和赴大连的全国青年足球赛。1958年9月，翟指导通知队长关仁卿和我去体院报到，体院负责接待运动员报到的工作人员，以体院足球队是北京高校足球冠军，应11人入选为由，把我的名字从报到的名单上勾去，换上体院球员。他们事先不同清华体育教研组商榷，让我亲自登门吃闭门羹，令我无法忍受！

一星期后，怨气未消的我随清华田径队到北京工学院参加北京西郊高校田径运动会，参加三级跳远比赛成绩不佳，我萌生回校后加练田径的念头。心想我在校运会上获三级跳远亚军，系运会上独揽跳远、三级跳远、110米栏三项冠军，若在足球队里兼练田径肯定还会提高成绩。回



1958年5月，在清华西大操场，清华足球队与国家足球队举行友谊赛之后合影。后排左2为夏翔教授，左10为作者刘志湘；蹲排左1、左2为田端智、翟家钧两位教练

校后，在足球队体能训练时，我悄悄地上了田径场。队友们对我的自由散漫非常不满，终于在1959年一次队会上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个人英雄主义，锦标主义……当时正开展轰轰烈烈的“红专大辩论”，我误以为是把我当“靶子”来批判我，心中极为不满。我在田径场上跑、跳、投什么都练，被校田径队全能组陈伟光看到，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十项全能运动，不如来田径队练十项全能，我非常心动。

足球队团支部察觉出我有离队的苗头，及时联系了房01班团支部。罗淑媛同学来跟我谈话，在听取我的怨气之后，她帮我分析，说不该把体院篡改队员名单的怨气发泄到校足球队；还指出我还想提高田径成绩，这里面就掺有个人英雄主义。一番谈话说得我心服口服，转队念头顿时烟消云散。每当我迷茫之时都能得到团组织的帮助和指导。

在足球队中，翟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也令我印象深刻，铭感至今。刚进足球队时，我抢断球后总习惯在脚下盘带几下再传给队友。翟指导见我屡教不改就耐心给我解析，中卫的位置非常重要，告诫

我这样做非常危险，还会拖延进攻时间，贻误战机。他曾幽默地形容我的两条腿像两把“大扫把”，这是他对发挥“清道夫”作用的肯定。有一场跟北京工学院的比赛中，对方前锋趁我不备将球轻轻挑过我的头顶，举脚射门，千钧一发之际，我用手轻轻一拨，化险为夷。赛后，我还在为自己用身体遮挡瞒过裁判员眼的手球动作沾沾自喜时，翟指导悄悄走过来严肃地对我讲：“救球有功，但有背体育道德！”这使我非常惭愧。

2014年11月，我回校参加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活动，田端智先生在回顾清华足球队历史时说，1958年国家足球队到清华进行出国前的热身，友谊赛后他们相中了关仁卿、高鸿远和我，但学校表示学生还是要学完专业课。这时，我突然记起郑小筠曾几次说过，我毕业后应该进国家队，那样对国家贡献会更大。看来她是了解很多情况的，我与国家足球队擦肩而过，却蒙在鼓里几十年。

在长春光机所

清华学习五年半后毕业分配，我开始填报的都是大城市单位，在同学提示下，我遂把不合时宜的志愿改为：1.党的需要；2.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3.到边疆去。结果，我被分到吉林省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1961年2月28日，我到单位报到，所人事处安排我到中科院0308厂（光机所的工厂）搞基建；一年后调到42室，室主任张顺天是清华1950届机械系学长，另外还

□ 我与清华

有邓树森（1957届汽车）、赵安庆（1961届机械）、李永德（1962届机械）等。

第三年，我调至科技处技术条件室，承担全所实验室的建设工作。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解决16室国内第一代103#电子计算机机柜中电子管的冷却降温，最后顺利完成。第二项任务是解决14室光栅实验室恒温隔振问题，这可是当时国内恒温精度最高的实验室，令我束手无策。情急之下唯有向母校求援一条路。清华土建系领导非常重视，1963年10月，派出建筑物理教研组张昌龄副教授、讲师陶德坚，以及暖通教研组吴增菲副教授、助教陈肇基、实验员孙祥泰一行五人来到长春。到达当天就马上开展工作，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统统解决问题，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连来回交通费都是回系里报销。我在陪同清华老师们工作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在后面的各项任务中也都能从容应对。

1965年，我接到0308厂2#机加工厂房内1000m²恒温室设计任务，经去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等单位参观取经，用恒温车间回走廊替代回风系统的管网设计取得成功。最后由0308厂技术厂长王守中（1937届机械）带领计量室技术人员验收通过。之后，又承担了国家计委重点科研项目要求的空气清洁度100级的超净实验室。

1965年，我接到41室观察跟踪人造卫星、导弹空中轨迹的150#圆顶楼设计任务。王大珩所长亲自带领41室副主任和我，到位于北京北沙滩的北京天文台参观，并拿到需要的各种图纸和资料，最后我毫不费力地圆满完成了设计任务。

最为难忘的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长春光机所承担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的216#光学天文望远镜中大光栅的研制任务。长春市高度重视，提前在南湖公园中选取了实验室建设用地。我是这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负责人。我们首先进行了环境振动测量，又调研借鉴了国外先进的隔振方法，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方案，交所学术委员会通过。然后，我带着隔振方案和各种数据资料，与赴京开会的王大珩所长一起，送到了中科院新技术局，设计方案当场通过。

大光栅实验室的建设最后是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来进行设计。设计合同签订之后，我与各专业设计负责人见面，项目总负责人竟然是我房0班的老同学冯康曾，建筑专业、空调专业设计负责人分别是邱子长（1962届建筑）、奚隆兴（1964届土建），都是清华校友。

我的工作多次获得王大珩学长的肯定，他曾在一次全所大会上批评某部门时说：“要我相信某设计院，不如相信一个刘志湘。”有几次，专家对我这个资历浅的设计者提出质疑时，王所长都以“刘志湘是所里实验室设计专家，应尊重他的意见”来平息争论。

1981年10月，光学传道函数实验室竣工验收，恒温、空气洁净度均达到要求，隔振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也纹丝不动。十分遗憾的是，该实验室的主人蒋筑英于4个月前出差时突发疾病英年早逝，年仅43岁。这在当时引起国家上下对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重视。我也由此得到启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绝不是清华为鼓励学生锻炼提出的一句口号而已。

南下特区

到了80年代中期，深圳、珠海、厦门

等特区建设日新月异，国家允许人才流动，所里不少人开始南下加入特区建设的洪流。此时，我手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项目，不甘寂寞的我跃跃欲试。1985年，我如愿以偿调至厦门经济特区，先在一设计公司，后又跳槽到厦门彩色感光材料工程指挥部，在设备部负责引进美国柯达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设备验收与国内配套设备的订货，还兼管工程部技术科的空调、空气净化专业的技术工作。1987年我登上了《厦门日报》的“特区人物志”，还在《中国建设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的“重点建设项目巡礼”栏目“现身”。

1988年工厂竣工投产，公司安排我到技术供应部任职，负责彩色感光胶片生产的原材料国产化。1989年后，中外合资企业遇到较大困难，我的工作也是乏善可陈。

不得已，我在1994年办理了提前退休。之后受聘于厦门英才学校筹委会，主管建校工作。在这里，我遇到了省设计院指派的英才学校项目设计负责人兰春校友（1982级建筑）。

在英才学校之后，我先后在三家房地产公司任总工，从事过厦门市多个重点工

程的设计和建设，甚至还到厦门园博苑施工现场当过工程监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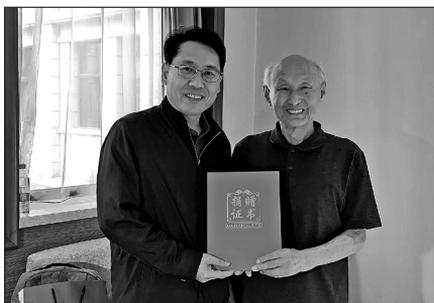
回想我的职业生涯，前24年在长春光机所从事精密仪器实验室设计，技术性强，设计项目年年饱满，有些项目还需要创新攻关，工作是越干越起劲。而到厦门特区后，除了轻工业部重点项目——彩色感光材料厂工作的三年，其余20多年感觉就是东拼西凑、含金量也不高的“万金油”工作。只是兑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承诺，坚持工作到2011年。

健康老人

我从小体质就好，生性好动顽皮，上学后一直是体育活动的佼佼者。上大学前，我理解的体育就是比谁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球赛就是比输赢。直到进了清华，在听了马约翰教授在大礼堂的报告，才开始转变对体育的认识。在清华，我养成了体育锻炼的习惯，身体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离开清华后的几十年，我一直保持体育锻炼的好习惯，无论在长春光机所，还是在后来其他单位举办的职工运动会上，我都可以争冠夺金。在长春光机所连续几年的职工运动会上，我创造了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等比赛的新纪录。到厦门后，我多次获得过厦门市各种长跑比赛、城市健步走的第一名。年纪大了，我改为慢跑和健步走，每天走十公里以上，走遍了厦门市的大街小巷、高低山峦。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在央视演唱的一曲《少年》深深感染了我，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以上回顾自己一生的文字。我想我们永远是“清华少年”！



2024年5月，刘志湘学长（右）向清华档案馆捐赠当年毕业证书、各种体育比赛奖状、证章。左为档案馆副馆长朱俊鹏